

(1) 請翻譯框框內文部分 (50%)

陳允萍近期全台跑來跑去，開課、招募會員，二〇〇六年他就在台東成立「台東縣外語通譯協會」，成員多為諳中文的外籍配偶，而今擴大籌組「台灣司法通譯協會」，希望建立全國性的平台。

他說，目前台灣的外事司法案件從偵查、起訴到判決，通常都由檢警找來認識的通譯，不但未經訓練、專業性不足，也有角色衝突的疑慮。「被告可不可以找認識的人當通譯？不行。那為什麼檢察官跟警察可以？檢察官是原告，如果通譯是原告找來的，不會有問題嗎？這是程序正義。」有意思的是，一般強調程序正義者多為律師及法官，極少聽到警察強調程序正義，畢竟角色不同。

一切得從陳允萍警專畢業說起，他是台東土生土長，「我們台東小孩從小沒什麼大志願，台東沒頭路，當警察算是很好的。」他的父親是鐵路局基層員工，母親做裁縫，他笑稱自己能當上警察，已是家裡幾代以來「官當到最大的」。他從小書讀不好，唯一強項是英文，就選了外事科。第一天當警察，他就負責抓外勞。

他的績效很好。「但抓久了會想，為什麼要抓他們？他們犯了什麼罪？後來我就一個一個追問，為什麼逃跑？現在做什麼工作？原來的雇主不好嗎？還是仲介不好？結果發現，原雇主虐待他、或苛扣工資、或毆打他、甚至性騷擾，或者他被仲介剝削。每個逃逸外勞背後都有一段故事，那到底誰比較可惡？」

無奈依法又不能不抓。最後他改變方式，「我幫外勞申冤，如果雇主欠他工資，我就傳雇主來，幫他討工資；雇主毆打、或性騷擾，我就調查。至少我可以做到這一點吧。」

見背面

(2) 請翻譯框框內文部分 (50%)

「生命密碼學。」我說：「我打算開這門課程。」

「哦？」安教授眼睛一亮。「聽起來蠻有意思。有 syllabus 嗎？能不能給我一份？」

「沒有 syllabus。事實上，我連 syllabus 該怎麼寫都還不知道呢。」

「有那麼難準備嗎？我來幫你想好了。」安教授說：「你這門課想要強調的是研究生命，還是強調研究密碼？」

教授一句話就把我問倒了。其實我只是想迎合他倒流的記憶，拿自己的過去開個玩笑，但教授一本正經的態度讓我不自覺也跟著認真了起來。「我想用密碼學做為研究生命的方法論，不知道這樣可不可行。」

「那麼你必須先對『生命』下定義才行。」安教授看著我說：「如果你不解釋的話，這個題目會讓人以為你想做基因遺傳學方面的研究，但我知道那不是你的專長。」

「問題就出在，我不知道該怎麼定義生命。」我說：「我從來沒想過要對生命下定義。」

「在我看來，生命就是生活的總和，而我們的生活中充滿各種各樣複雜的資訊。」安教授說：「如果有一天你拒絕這些資訊，把它們全阻擋在外，那麼你就等於拒絕生命，也就與死亡無異了。」

「老師的意思是，人類是為了各種資訊而活嗎？那不就變成一種訊息接收器了。」

「生命沒有那麼簡單。訊息接收只是最基本的功能，接下來你還要創造資訊，向外傳播。生命的價值，就在於你傳送出去的訊息能夠擴散多遠，能夠經歷多久時間。」

「可是，如果我根本不想對外傳送任何訊息，那麼我的生命是不是就完全沒有意義了呢？」

「那是不可能的，孩子。」安教授似乎想給我一個微笑，但他的嘴角只顫抖了幾下，始終形成不了弧線。「這不是你想或不想要的問題。只要你活著一天，你就會不斷對你周遭的人發射訊息。至於你旁邊的人要不要接收，或決定怎麼接收，就是他們自己的事了。」

「聽起來人類的生命和太陽還真像，」我說：「從誕生開始就不停發出光熱，直到死亡為止。」

「你說的很好，每個人都是一個個小太陽。」

試題隨卷繳回